

在香港思考农业与社区

※ 许宝强

作者许宝强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012年底，先后参加了两场有关农业和社区的研讨会，从不同的讲者学习到不同的资讯和观点，也刺激了一些新的思考。本文尝试初步整理这些思考，并提出一些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本土与农业

“本土”和“农业”这两个关键词，日渐成为香港社运及文化批判圈子的焦点，反映了面对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愈来愈深，以及全球金融膨胀下的贫富两极分化，本地民间社会的一些文化政治取态。

同事马国明对“本土”的精简定义是：“本土是与被压迫的祖先相认”。他以丝袜奶茶、刀削梨和“大笪地”^①为例，尝试说明本土文化其实是“源自升斗市民为了生计而发挥的无限创意”。不过，殖民者以至南来文人却对这些老百姓的地道文化视若无睹，结果是“香港那种由下层人士在艰苦的挣扎求存的过程里实现的事物都无缘被视作文化”，只被视作“社会的负累”或“文化负资产”。对马国明而言，香港本土文化并非什么“中西文化荟萃”、“岭南文化”等空洞无物或互相矛盾的陈腔滥调，也不是坊间不少根据粤语流行曲、电影或电视剧集的研究“想当然地以某些人的本土意识作为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相反，“本土”其实是产生自升斗市民的日常生活，“从这里出发，再经过众多被压迫的祖先



的经历也许便是久违了的香港本土文化”^②。马国明提出了研究本土的方法学，就是从街头巷尾寻找本土文化的生母，包括透过深入阅读街道社区的名字变化，理解本地语义系统所呈现和反映的老百姓日常生活。换句话说，本土文化，有寻根究“本”之意，也立足于日常生活的“土”壤。

根据辞海，“本”指树木的根或茎干，以及事物的根源或基础，也含“自己”之意。由此理解，“本土”除了包括“自己的土地”之义外，还同时蕴含土地之根本的意思。中国古代把农业称作“本业”，大概指向土地之根源其实与殖谷相关。然而，香港过去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发展”，意味着土地被转化成为“资源”、投资商品、买卖中介，是衍生今天各种问题的根源。为此，真正爱护“本土”的朋友，自然会抗拒把土地、房屋转化为投资/投机工具。循这思路，我们不难理解，同是针对地产霸权的香港本土社运与农业复耕，在保卫土地上的汇流。

全球各地近年兴起的复耕农地之风，尽管人数不算太多，规模也不大，但除了家传农户及由环保团体组织的农场外，确实还吸引了不少城市的中青少年的投入。这股世界性的都市务农风潮，一方面受全球生态危机的意识觉醒所推动，另一方面也在都市急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下加温。在香港，部份城市人之所以务农，与近年反地产霸权的保育抗争——反高铁、保新界东北——兴许有关。故此，保卫“本土”，除了向把农地居所

转化为可供投资投机的房地产发展模式说不外，还要同时反对地产商和地产代理狭隘的利益诉求，以至禁止私人会所和高尔夫球场占用大量可供民众耕住的土地。视土地为孕育动植万物和让人耕住栖息的根基，拒绝把它视作为投资/投机工具的发展模式，这大概才是真正的“本土需求”。

在这样复杂多样的因素下展开的农地复耕运动，当中对农业的理解，自然不仅是指狭义的经济生产活动，而是同时承载了自然生态保育、重建社群关系、追求身心自由、改造价值准则、反思教育知识等多元目标，因此包含了文化、政治、社会、身体、精神/灵性生活等丰富面向。换句话说，本土的农地复耕，指向的是广义的农业活动。

事实上，农业本来就包括了宽广丰富的含义。《汉书·食货志第四上》以“辟土殖谷曰农”简要地定义农业。“辟土”除了开垦土地之意外，还因为目的是“殖谷”，因此，如何“辟土”，使土地能不断殖养各类植物，便需要因应不同的天时地理，调动及生产不同的知识技艺，上至天文日历，下至水利灌溉，再伸延至各式组织规划、自然生态。中国古代的农艺百科全书《齐民要术》，探讨的问题除殖谷种菜外，还包括园艺、植树、饲蚕、竹木、禽畜、养鱼、酱醋、酿酒及食品储存等技术。

欧美的agriculture，拉丁文的词源，包含田野/土地（agri）及孕育/文化（cultura）之义。与中国类似，agriculture除了包括种植外，还同时意指畜牧等多元的活动。此外，在南美、中东、非洲和亚洲其他其他地区，也存在丰富多样的农艺传统。

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农业，《商君书·垦令第二》有云：“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而“士、农、工、商”之说，也彰显了过去农业的社会地位，比今天得天独厚的工商业的地位还高。然而，经历了工业化和消费社会的兴起，再饱受当代金融和地产霸权的蚕食，农业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当中丰富多元的意义，也被约化为一种狭义的经济考量，只计算其对国民生产总值的金钱贡献。在这种狭义的经济价值准则下，农业于当代香港自然微不足道。

不过，2013年1月27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举办的“香港农业论坛：农业是都市的重要构成”，几位讲者仍然努力从宗教、环保、美学、居住质素、永续生态、经济地理、国家安全等角度，尝试说明农业的多元价值，为我们重思农业的丰富内涵提供新的语言和理据。更重要的是，这样对农业的重要性的反思，并非仅以在当代香港独大的单一金钱价值作为衡量标准，而是尝试另觅蹊径，重新争夺对价值的定义，这是很可以开拓本地偏狭的视野的。正如人类学者David Graber所言，当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是在既有的价值准则内争取更多利益，而是争夺对价值准则的定义^⑥。换句话说，复耕农业的原因和目

标，并不在于其对经济产值的贡献，也不在于追求本土粮食能够自给自足，而是为了改变过去现代化、都市化框架下的单一价值坐标，超越一种以金钱或物质利益来衡量成本vs效益、有用vs无用、好vs坏、善vs恶、美vs丑等单一价值准则。恢复务农，正是要回归人类的“本业”，重新以永续的方式和丰富多元的价值准则，校正社会发展的方向。

自然，社会不断改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很难（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或想象中的理想农业社会。如何在当代急速都市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浮现、有毒食品泛滥、全球生态危机逼在眉睫的社会脉络下，重申“民不贱农，则国安不殆”，以至打开窄化了的农业想象，思考农业是否香港（和世界）的“本业”，同时告别“本土”狭隘排外之义，或许是反思以至改善现代社会（尤其是都市生活）的重要切入点。

否想社区

如果农业本身已经包含了丰富的内涵，那么抗拒把它约化为狭义的经济生产活动，是否应该将农业与“市场”或“经济”等概念切断，然后再把它与“社区”和“团结”等概念接上？这是一种流行于部分非政府组织的想法。例如，某种社区支援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的论述，强调的正是“社区”对农业和生态的友善角色，隐含的是减少甚至割断农业对“市场”的依赖。

不过，2012年10月在香港大学嘉道理中心举办的“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来自台湾微风市集⁴的朋友，却分享了他们对“市场”的丰富多元的看法。除了生活美学、在地知识、土地友善、社会关怀、交流学习和健康快乐外，微风市集也同时追求不恶性的竞争、合理的利润、技术的提升和营销推广。尽管大会的主题是社区在支援农业中的角色，但台湾微风市集的朋友的汇报中，仍有不少篇幅谈及政府的介入和作用，并强调订定规章守则的重要性，以至在制度和运作上不断进行自我检讨，这些都是十分有启发性的。

微风市集的经验，彰显了农业除了需要社区支援外，还需要市场以至政府的支援；或用另一种说法，社区支援农业中的“社区”，其含义应该也是十分广泛的，除了包括农业所在地的周遭社群外（例如同场香港菜园新村的朋友所倡议的“八乡人食八乡菜”），还涉及地域范围更广的市场和政府，以至由不同机构所组成的网络，甚或是互联网络上的社群。

要有效复兴农业，自然需要广义的“社区”的支援。然而，反过来说，也同样重要。缺乏优质的农业，在地社区、市场、政府以至其他机构社群，显然也难以永续，因此在倡议社区支援农业的同时，也必须高扬农业支援社区的现实。循这角度回看，“落地生根”与“香港农业论坛”这两场研讨会，可以说是互相补充的。

要协助农业的复兴，除了可提出社区支援农业的方向外，也许还得强调农业支援社区的价值。而在思考农业与社区的关系时，恐怕必须同时拓展“农业”和“社区”的丰富含义，包括让多层次的市场/市集（和政府社群——例如以时间界分的天光墟、夜市、十日墟、月市、年市等，或以地域、功能和规模划分的小贩、店铺、墟市、商场等——可以进入“农业”和“社区”论述与计划的视域；而农业复耕和社区营造的计划也应包含多层次的市场/市集和政府社群的连结或改造⁵。

为此，本地的农业复耕和社区营造的计划，不能自外于其置身的更大的社会脉络，应更积极介入各种直接或间接与农业和社区相关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议题，例如工人运动、本土主义、中港关系和政制改革，以至性别、宗教、种族、代际、艺术和教育等议题。事实上，香港近年陷入的社会困局，其实或多或少都根源自过去30多年兴起坐大的全球劫贫济富政策，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等资源的两极分化，因此本地农业和社区面对的最根本问题，与本地大部份妇女、同志、少数族裔、工人、甚至正向下流动的中产所面对的问题相仿，与占人口少数的“占产阶级”⁶掌控甚至垄断了金钱、土地、知识等资源，排拒大部份社群的权利和价值标准有关⁷。

小结

在当代香港，带多元含意的农业和在地社区之所以被边缘化，自然与官商倾向发展主义有关，而这又为本土长期以来不民主的政制所支撑。发展主义与不民主政制之所以当道，部份的原因，恐怕源自本地万事以金钱衡量的单一价值准则，其背后则是装载各种陈腔滥调的语词概念，例如农业“附加价值”低，又或将社区与市场分割。这些语词习见，隐含着特定的价值定义，亦人为地切割了本来整全的社会生活，假设农业真的能独立于社区或市场，又或相信经济能够不关涉政治、文化，以至发展竟然可以与保育分离。

因此，要彻底反思农业与社区的关系，必须同时思考它们与经济、政治、文化等概念的连结；而想有效地强化或巩固社区支援农业和农业支援社区，仅在个人层面提出价值和生活的转向，显然并不足够，还得介入政治，推动政制的民主发展，限制官商的权力扩张以及改变经济发展的政策方向和产业优次，让农业也成为本地（广义的）经济及日常生活的“重中之重”，并同时在社会文化层面，根本地松动既有的概念习见，重新建立一个语言秩序，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整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此，仅局限于提出农业及社区的价值或重要性是不够的，还需介入改造语言秩序的其他部分。

例如，要让本地带点洁癖的中产文化接受农业及其置身的在地社区的美学及健康的价值，除了展示农村及植物的漂亮外观以外，还必须同时改变流行、偏狭、以西医及城市中产视野主导的“公共卫生”概念，不视泥土、粪肥、昆虫等同为污秽或病源^⑥，也不再视晒黑了的肤色、被汗水雨水浸湿了的衣服为丑陋或失礼，更不会视没有大型商场、宏伟地标的社区为缺乏文明甚至是“落后”。为此，关注本地农业和社区发展的朋友和团体，除了可与学校合作，把师生带进农村菜田外，恐怕也不能回避介入大众传媒的表述和学校课程的编排，包括追求改变香港中学的通识教育科“公共卫生”单元的课程内容，在偏狭的西医及中产视野以外，引入原住民、中医等与农艺社区相对亲和的视角和概念，改造和丰富现有的语言表述系统。

本文以两场研讨会的讲题内容开始，或试以两场研讨会所提出的一些有待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作结：“农业”是什么？复兴本地农业，应否包含非有机的农业？还是只推广有机或永续农法？为何上海、北京等中国大城市的农业自给率，远高于同受中央政府统治的香港？社区支援农业的“社区”，又包括什么？如何才能让学生离开学校、走入农场/社区，重新学习并建立另类的价值坐标？最后，总括而言，如何分析和克服各类阻碍社区支援农业和农业支援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力量？或如何扭转改造过去几十年的劫贫济富大计？

- 1 香港八十年代前一种民间夜市，一般称为平民夜总会。
- 2 马国明2006：〈告别陈腔滥调〉，发表于岭南大学主办“我们的未来”系列“文化、政治、香港的未来”研讨会，2006年12月10日。http://www.ln.edu.hk/mcsln/future/06_07/our_future_sp1_3.html
- 3 Grossberg, Lawrence (2010): “Considering Value: Rescuing Economies from Economists,” in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Future Tens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4 微风市集简介见附录一。
- 5 推而广之，其他相关的概念，例如城乡、环境、生态、美学、文化等关键词，恐怕亦需要更彻底地思考它们丰富的含意。
- 6 这里采用的“占产阶级”概念，指的是齐泽克 (Slavoj Žižek) 2010在“*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一文中所谓的“被选中者” (Included)，也就是透过知识产权、专利垄断等手段、占用了原本由公众共享的自然资源、生物基因和知识资讯。因此，齐泽克认为，当代的阶级，应依据占有文化知识、自然资源和生物基因的能力和程度而划分为“被选中者” (或“占产阶级”) 和“被排拒者” (Excluded) 两种阶级。此文章收录在 Costas Douzinas 和 Slavoj Žižek 合编的 *The Idea of Communism* 一书中。
- 7 许宝强2013：〈本土与农业——为什么要反对新界东北发展模式〉，发表于明报，2013年7月7日。
- 8 例如香港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宣传海报“小心登隔热 齐来把蚊灭”之类的广告。